

# 赣榆县·罗阳乡方言的入声

——兼论赣榆方言入声的历时演变——

岩 田 礼

(静岡大学)

Ganyu is located at the northeastern corner of Jiangsu. It has been believed that the "Ru" (entering) tone in Middle Chinese was lost in the dialect there. The linguistic survey of the Ganyu dialects in 1980 found that MC Ru tone words with voiceless or sonorant initials (Qing-Ru) were phonologically or morpho-phonologically distinguished in the Luoyang dialect, one of the southern Ganyu dialects, at the non-final positions of words. At the final positions, MC Qing-Ru has merged with Shang tone in the majority type of pronunciation, unlike the major dialects in Ganyu in which it has merged with Yin-Ping tone. Qing-Ru is also preserved in Shiqiao, northern Ganyu, and the traces of its features are found even in other Ganyu dialects. It is assumed that the tone register of Qing-Ru was lower than Shang and higher than Yin-Ping. The development of Qing-Ru tone in the Ganyu dialects is discussed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tones is reconstructed.

## 1. 引言

### 2. 罗阳乡方言的清入声

## 1. 引言

1.1. 赣榆县位于江苏省东北角(自1983年后划归连云港市), 县政府驻青口镇。

在县内多数点方言中, 古入声全浊声母字读阳平, 清、次浊声母字读阴平。根据这一项语音特征, 一般认为赣榆方言可划入中原官话。<sup>1)</sup>但是据笔者调查, 位于县东北靠近山东省境的石桥乡, 古入声清、次浊声母字(下文略称清入)单读时自成一个调类, 连读则在重读(或非轻读)音节前读与阴平相同。<sup>2)</sup>又, 南部罗阳乡(前罗阳)方言的清入, 单读多数作上声, 连读则在轻读音节前自成一个调类, 在重

## 3. 赣榆方言清入声的历时演变

读(或非轻读)音节前的连调行为也很特殊。本文着重讨论罗阳乡方言的清入声, 同时也论及赣榆方言清入声的历时演变问题。

1.2. 罗阳乡地处赣榆县东南, 县城青口镇正南16公里处, 西、北分别与墩尚乡、宋庄乡接壤, 南临新沐河, 隔河与东海县浦南乡相连。浦南乡的方言与连云港方言大同小异, 罗阳乡的方言与浦南乡差别很大。

本文的资料是在1980年6月于连云港市搜集的。发音合作人谢恒志老师, 1953年生, 除在墩尚上中学而外一直居住前罗阳, 父母及祖辈都为地道的罗阳人。前罗阳为乡政府所在地。

## 2. 罗阳乡方言的清入声

### 2.1. 罗阳乡方言的单字调都有四个。

代码	调类	调值	例字
I	阴平	[213]	诗衣花安笔
II	阳平	[55]	时移拔难十
III	上声	[324]	使椅搭碗日
IV	去声	[51]	土意怕饭六

阴平和上声都是先降后升的曲折调，上声音高比阴平稍高，本文将阴平记作 [213]，将上声记作 [324]；但确切地说，两种声调在调值上并无显著的区别，也不妨都记作 [213]。阴平和上声的主要差异在于喉塞化的有无：阴平音节中间（即在低调部分）喉头明显紧缩，当中带有喉塞音 [ʔ]<sup>3)</sup>；上声音节喉头不紧缩，如读得快一点，降调则不明显，也可记作 [223] 或 [224]。

2.2. 罗阳方言的清入多数读作上声，与县内其它点方言不同。这一点笔者已在1980年调查时注意到，只是上声调值与阴平颇为相似，有时难以区别，并且调查字数不多，故至今不敢发表资料。恰最近苏晓青等先生调查了墩尚乡刁疃村的方言（此地处于罗阳西北3.5公里处，在墩尚东北3.5公里），其清入今归上声（无=土，接=姐）。<sup>4)</sup>这促使笔者再次研究罗阳方言的录音，目的在核对清入字的归属问题。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1）前列的声韵调表，共有65个清入字，其中有16个字重复出现两次，即清入字共出现81次。“急”读阳平，“六、逸、欲”读去声。其余诸字大约80%读作上声，20%读作阴平。因上声和阴平调值颇为相近，有时实在拿不准，但大略的倾向确实如此。究竟哪些字读上声哪些字读阴平？因调查时请发音人只念一遍，故尚

待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念过两遍的字（如，得、一、割、接、百、铁、发）既读上声又读阴平，同一个字不一定只读一个调类。古入声全浊声母字多数都读作阳平（如，拔、毒、十、局、白、舌），但“读、俗”二字读作上声。

2.4. 非清入字的连读变调规则可归纳为如下。

A. 在字组的末位或轻读音节前，阴平、阳平、去声都不变调；上声 [324] 多数变为直升调的 [24]，少数也保留曲折成分。轻声多数读作低促调的 [2]，有时又读作高促调，关于后者在下一节 (2.5) 加以叙述。

B. 在重读（或非轻读）音节（下文简称“重读音节”）前，阳平多数不变调，阴平、上声、去声都变调。阴平与上声在连调行为上是很不一致的。

I 阴平：不管后接调类如何一律变为 [21] 调，变调以后还保留着喉头紧缩的特征。

II 阳平：一般都不变调，仍读 [55]；在上声之前少数也变为高降调，此时音高下降的幅度不大，与去声单字调不同，本文暂且记作 [53]。<sup>5)</sup>

III 上声：在阴平、阳平、上声之前多数变为高平调的 [55]，少数也读为高升调的 [35] 或 [45]<sup>6)</sup>；在去声之前多数变为中升调的 [24]，少数读为 [55]。[55] 调似乎与阳平单字调相同。

IV 去声：起头音高较去声单字调 [51] 总是低一些，但调值在 [41] 至 [21] 的范围之内动摇；后字为阴平、阳平、上声，起头音高相对为高（[41] 或 [31]）；后字为去声，起头音高相对为低（[31] 或 [21]）。本文从简将去声变调调值一律记作 [31]。

### 两字组举例（N代表轻声，下加横线表示语音变化的例外字）

I I [213/21 213]	当中	taŋ tʂoŋ	尿管	sei sei	伤风	ʂaŋ fəŋ
I II [213/21 55]	山墙	ʂaŋ tʂ'iaŋ	麩皮	fu p'i	汤勺	t'aŋ ʂuə
I III [213/21 324/24]	亲嘴	ts'un tsei	拉屎	la ʂɿ	开水	k'ai ʂuei
I IV [213/21 51]	抽屉	tʂ'əu ti	拉肚	la tu	钢矿	kuə k'uaŋ

I N [213 2]	担子	k'əu tsɿ	蜘蛛	tɕu tɕu	耽误	taŋ u
II I [55 213]	贼星	tsei siŋ	梅花	mei xua	连襟	lien tɕin
II II [55 55]	黄河	xuaŋ xə	薄泥	puə mi	长虫	tɕ'aŋ tɕ'oŋ
II III [55 324/24]	洋火	iaŋ xuə	梁底	liaŋ ti	门口	mən k'əu
[55/53 324/24]	茶碗	tɕ'a van	骑马	tɕ'i ma	烦恼	fan nao
II IV [55 51]	门槛	mən ts'ien	嚼仗	tɕyə tɕaŋ	麻布	ma pu
II N [55 2]	煎天	ts'ie t'ien	学生	ɕyə ɕɿ	排场	p'ai tɕ'a
III I [324/55 213]	母鸡	mu tɕi	老爹	lao tie	俺妈	an ma
III II [324/55 55]	口条	k'əu t'iao	暖壶	nuan xu	火舌	xuə ɕə
III III [324/55 324/24]	扁嘴	pien tsei	表婶	piao ɕən	打盹	ta tən
III IV [324/24 51]	晌饭	ɕaŋ fan	吵仗	tɕ'aŋ tɕaŋ	小戏	siao ɕi
III N [324/24 2]	老鼠	lao ɕɿ	奶奶	nan nə	点心	tien ɕɿ
IV I [51/31 213]	纫针	in tɕən	舅爹	tɕiu tie	大哥	ta kə
IV II [51/31 55]	烂泥	la mi	照葵	tɕao k'uei	碎钱	sei ts'ien
IV III [51/31 324/24]	妇女	fu ny	舅奶	tɕiu nan	淤水	fu ɕuei
IV IV [51/31 51]	半夜	pan ie	上冻	ɕaŋ toŋ	大戏	ta ɕi
IV N [51 2]	外甥	vai ɕɿ	大娘	ta ŋ	那边	na pie

注)

尿尿：撒尿。头皮：头垢。蜘蛛：蜘蛛。贼星：流星。黄河：兼义“天河”。薄泥：带水的泥。嚼仗：吵架。老爹：祖父。扁嘴：鸭子。小戏：地方戏，外来戏则叫作“大戏”。纫针：穿针。舅爹：外祖父。烂泥：带水不带水都统称“烂泥”。黑葵：向日葵。舅奶：外祖母。淤水：游泳。大娘：“伯母”义。如是“老太婆”义，则读 [ta 31 niaŋ 55]。

三字组的连读变调基本上可看作两字组连调的延长，举例从略。

2.5. 清入字作为字组的末位字，多数读上声(如，铅笔、牛角 后字读 [kə])、买药、退色)，少数也读阴平(如，膏药、毛笔、茶叶)。这一点与单字调相同。

清入和轻声的组合多数读作 [21 4]，调值与其它包含轻声的两字组不同。前字清入调值与阴平相似，但不带升尾巴，喉头也不紧缩；后字轻声多数读作高促调的 [4] 而不读 [2]。今将包含轻声的两字组调值示为如下，以供对比 (V. 代表清入)。

I N [213 2] II N [55 2] III N [24 2]

IV N [51 2] V. N [21 4]

V. N 字组也有少数读作 [213 2] 或 [55 2] 的，调值分别与 I N、II N 字组相同。

V. N 字组举例。

[21 4] 袜子 [mo tsɿ] 骰子 [tɕ'ua tsɿ]

媳妇 [si tsɿ] 木头 [ŋ t'ə]

结实 [tɕie ɕɿ] 腌臢 [a ɕɿ]

钥匙 [yə ɕɿ]

[213 2] 吃了 [kə tsɿ] 杀了 [ɕa lə]

[55 2] 粘子 [ku tsɿ] 黑了 [xei lə]

含 V. N 的三、四字组“鞋帮子、蒲鸽子 鹁子、

牙巴壳子“巴”读 [ŋ]”，后二字均读 [21 4]；

“胳膊肘子”“膊”读 [ŋ]”，前二字读 [21 4]。

关于轻声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罗阳方言的“轻声”有时又读为高降调，调值似乎与去声单字调 [51] 相同。此时重音在后字，按理不能叫作“轻声”，但引起这种变调的词，后字一般亦可读短促调 ([2] 或 [4]) 而很少读原调，确实是轻声词。有时后字也读作 [41] 或 [31]；起头音高变低，重音强度随之变弱，音节长度也变短，以至变得与正常的轻声相同了。按现有资料看，这种轻声类型主要发生在 I N、II N、V. N 字组中，重叠词多数引起

这种变调。如，

- I N [213 51] 干粮、商量、知道、亲亲、  
筛筛、窝窝、星星、公公  
V. N [21 51] 疙瘩、逼□ [tsa]、钥匙、  
擦擦、说说、摸摸、叔叔<sup>8)</sup>  
II N [55 51] 邻居、胡塗、量量、梳梳、  
涎涎 [sie]

亲亲：亲嘴。逼□：逼逼。碌碌：高粱。涎涎：口水

前字清入读作 [21]，与阴平 [213] 区别得很清楚。

从上可见，清入在轻声之前自成一个调类。某一种声调在单读时已不保留古调类的区别而在特定的语音条件之下才保留区别，这种现象也见于其它方言中。如，若干河北、山东方言在轻声之前还保留阴去和阳去的区别。<sup>9)</sup>

2.6. 清入在重读音节前的连调行为，既不与上声完全相同，也不与阴平完全相同，而自有其规则。

- V. I [55 213] 吃烟 tɕ'ɿ ien  
吃亏 tɕ'ɿ k'uei  
V. III [55 24] 说好 ɣuə xao  
蠓虎子 ɕie xu tsɿ  
V. II [21 55] 月蚀 yə ɕɿ  
出门子 tɕ'u mən tsɿ  
V. IV [21 51] 吃饭 tɕ'ɿ fan  
胳膊儿 kə par

- 1) 清入在阴平、上声之前读作 [55]，连调行为与上声大致相同。<sup>10)</sup>  
2) 清入在阳平、去声之前读作 [21]，连调行为与阴平大致相同。

清入在重读音节前是否完全与上声或阴平合流需存疑，目前资料不多，只能说“大致相同”。

有两点本文暂作保留：第一，清入字在重读音节前有时音节略微短些；第二，清入在阳平、去声前有时不带喉头紧缩，似乎与阴平也不完全相同（这种情况与清入在轻声之前相似）。既然我们已发现了清入在轻读音节前自成一个调类，那么我们不妨设想它也在重读音节前尚未与其它调类完全合流。但是这一点，论据还不充足，尚待今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首字为清入、末字（中字）为非清入的两字组 and 三字组举例（三字组例词，末字均为轻声，轻声调值从略）。

- 插花 tɕ'a xua 蜜蜂 mi fəŋ  
菊花 tɕy xua 立春 li tɕ'un  
黑板 xei pan 发抖 fa təw  
出疹子 tɕ'u tɕən tsɿ  
剋皮 k'e'i p'i 屋檐 u ien  
杀头发 ɕa t'əw fə  
瞎话 ɕia xua 热闹 ie nao  
客棧 k'e'i tɕan 抹布子 ma pu tsɿ

剋皮：剥皮。杀头发：头发一根一根掉下去。胳膊儿：膝盖。

V. V. 字组例词不多，尚不能归纳出连调规则。<sup>11)</sup>

2.7. 下面用表格总结出罗阳方言非末位字的变调情况（表中只表示多数情况）。

表一

单字调	后接字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清入	轻声
阴平	213		213/21	213/21	213/21	213/21	213/21	213
清入	324		324/55	324/21	324/55	324/21	?	324/21
上声	324		324/55	324/55	324/55	324/24	324/55	324/24
阳平	55		55	55	55	55	55	55
去声	51		51/31	51/31	51/31	51/31	51/31	51



值与石桥相近。

至于连读变调，老派和新派之间的差异更大，详见苏晓青等1988及岩田礼1989，这里只讨论阴平和清入的历时变化问题。在青口方言中阴平和清入同调，单字调、连读调都如此。连读时老派的阴平·清入，无论后接调类如何，都读为低升调的[13]。此调正好与石桥方言阴平和清入在非去声前的调值（[24]）相似。<sup>17</sup>由此可推，在青口方言阴平和清入的合流过程中，起调值变化的是阴平而不是清入。

在新派连调中，阴平·清入在阴平和上声前多数读作[55]，在阴平前又读作[21]；而在阳平和去声前多数读作[21]。<sup>18</sup>令人瞩目的是，这种连调规则恰好与罗阳的清入大致相同。

3.5. 在青口方言，阴平·清入在阴平和上声前的调值在近几十年之间由[13]变化为[55]。I I、I III两种字组都是“低调”的组合，由此可推，“异化”是推动变化的原因之一。但这种语音条件不足以说明变化的一切。笔者认为，青口阴平·清入的变化很可能是受南部方言（如，罗阳）影响所致，而在变化过程中清入字起过先导作用，即清入字在变化上先走一步，阴平字跟着它走。

此项变化现在还在进行。笔者曾调查过一位中年青口人（1942年生）的连读变调。他将阴平、上声前的阴平大约60—70%读作老派调

值的[13]；其余或读[21]或读[55]，读作[55]的共有17例，其中清入字占有12例。这种变化不是语音变化(phonetic change)而是词汇变化(lexical change)。在语音变化上，古清入与阴平合流，其调值为[13]。青口方言后来受到南部方言的影响，首先古清入字开始变为[55]，后来古阴平字随之开始变为[55]。因[55]调也是阴平单字调，此项变化不能算是什么新调值的增添。

3.6. 青口方言在阴平·清入字的演变上可能受到南部方言的影响。但不一定每一项语音特征都如此。上文已指出，单字调值老派与罗阳颇为相似而新派却与北部石桥方言相近。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县内中北部方言，包括青口、徐山、吴山、石桥等诸点，在阳平和上声的连调方面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上声前阳平和上声都变为[51]，调值与去声单字调相同。县内南部方言，如宋庄（西郊）、罗阳、墩尚等点，阳平和上声在上声前趋向于都读为[55]，而很少读[51]的。<sup>19</sup>这是赣榆县南北方言的重要差异之一。青口方言在这项特征上，无论老派或新派，都属北部系统；换言之，一直没有受到南部方言的影响。

3.7. 最后以表格形式表示罗阳、石桥、青口三点方言清入调的归属及其调值。表内表示多数情况，“=”号表示合流，“≈”号表示是否完全合流还存疑。

表 二

	石 桥	罗 阳	青 口	
			老 派	新 派
单 字	清入 [24]	=上声 [324]	=阴平 [213]	
轻读音节前	清入 [24]	清入 [ 21]	=阴平 [213]	
重读音节前	=阴平 [24]	≈上声、阳平 [55] (阴平、上声之前) ≈阴平 [21] (阳平、去声之前)	=阴平 [13]	=阴平 [55] (阴平、上声之前) =阴平 [21] (阳平、去声之前)

## 〈注〉

- 1) 参看贺巍1985,《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一分册), Map B3。
- 2) 参看岩田礼1987。
- 3) 苏晓青1989, p. 240 指出,“南部班庄、欢墩、大岭、沙河、墩尚、罗阳等地阴平调发音中间有一定的紧喉色彩,中部、北部地区则不明显”。据笔者所了解,阴平音节的喉塞化这一项特征也见于东海县的浦南、黄川、牛山等乡镇以及连云港市的方言中,参看岩田礼1982, p. 285。宋庄乡西郊村(在前罗阳北 6.5 公里处)方言的阴平,紧喉色彩已不明显。
- 4) 参看苏晓青等1985, p. 137。
- 5) 在调查中阳平变调调值 [53] 只出现在发音人书面念词的场合,在发音人不看字而自然说口语词的时候阳平均不变调。
- 6) 上声和上声的组合,有两个例词(“可惜”及“水管子”的前二字)读为 [51 24],首字上声读与去声单字调相同。这种变调则在青口以北地域很普遍,但在罗阳方言中只能以例外现象处理,参看下文 3.6 注19)。
- 7) “轻声”又读为高降调这种现象也见于连云港、青口等方言中,参看岩田礼1982, 1989。
- 8) “月亮、力量、答应”读作 [21 51],似乎可看作轻声词;但后字均为去声字,也不妨视作非轻声词(V、IV 字组),参看下文 2.6。
- 9) 参看 F. Giet 1946,《昌黎方言志》1960,陈淑静1986。
- 10) 在阴平、上声之前,不仅是上声也有阳平多数读 [55]。但清入单字调多作上声而没有作阳平的,这里指出清入与上声在连调行为上的平行性。
- 11) V、V、字组,“密切、法律、热烈”三词读作 [35 24],“初一”一词读作 [21 24];前者与少数ⅢⅢ字组连调相同,后者与ⅠⅢ字组连调相同(参看上文2.4),但均不合乎上述1)条规则。三字组“擦桌布(抹桌布),

- 发疖子”,前二字 V、V、均读作 [55 21],首字、中字调值合乎上述1)2)两条规则(“发疖子”,末字读 [4])。
- 12) 岩田礼1987将石桥的去声调值记作 [41]。其实此调与青口、罗阳等地的去声并无显著的差异,本文为了调号统一起见将它记作 [51]。
  - 13) 清入调值接近上声,但清入音节较上声略短(可能音节末带有较弱的喉塞尾巴),两者还保持着区别。那么清入在调值变化上为何跟着上声走?这大概是清入与上声同属于一个调位的缘故。
  - 14) 阴平单字调 \*[31],先变为 [21],然后又变为 [213]。连读调值,由于阴平由 [31] 变为 [21],去声就有条件由 [51] 变为 [31]。
  - 15) 参看岩田礼1983,苏晓青等1985。
  - 16) 老派上声调值,蒋希文1961记作 [314],苏晓青等1988记作 [324]。据苏晓青先生所云,新派上声不一定都读为直升调而“由于新派也不完全统一,呈现出一种 [24] 与 [324] 或 [3↓24] 之间动摇的状态”。
  - 17) 青口老派阴平·清入的变调调值,苏晓青等1988记作 [13] 而岩田礼1989记作 [24],本文记作 [13]。笔者目前尚无条件观察典型的老派发音人的声调,但在新派发音人之中或多或少还保存着老派连调的成分;据笔者观察,阴平·清入的直升调在青口、石桥两地基本上可看作一个调值。
  - 18) 阴平·清入在阳平、去声之前有时又读为 [213]。
  - 19) 在罗阳方言,阳平在上声前少数变为 [53] (参看上文 2.4),上声在上声前个别变为 [51] (参看注6);这可能是罗阳方言受到青口等中北部方言影响所致。

## 〈附記〉

本文定稿前承侯精一先生和苏晓青先生赐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引用書目〉

- 陈淑静1986. 〈河北保定地区方言的语音特点〉  
《方言》1986年第2期。
- Giet, P. Franz 1946. "Phonetics of North-China dialects: A study of their Diffusion" Monumenta Serica Vol. 11.
- 贺巍1985. 〈河南山东皖北苏北的官话(稿)〉  
《方言》1985年第3期。
- 岩田礼1982. 〈连云港市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82年第4期。
- 1983. 〈赣榆·青口方言声母近几十年的语音变化〉《中国语学》第230号。
- 1987. 〈赣榆县·石桥乡方言的声调(初探)〉《开篇》Vol. 4。
- 1989. 〈赣榆·青口方言(新派)的连读变调〉《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No. 37。
- 蒋希文1961. 〈赣榆方言的声母〉《中国语文》1961年9月号。
- 苏晓青1989. 〈赣榆·青口方言的语音系统〉《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No. 37。
- 苏晓青、吴继光、王珏、耿超英1985(正文略称苏晓青等1985)〈赣榆(青口)方言见组细音声母变化的探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5年第4期。
- 1988.(正文略称苏晓青等1988)〈赣榆(青口)方言的连读变调〉《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88年第1期。
- 河北省昌黎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昌黎方言志》，科学出版社，1960。
-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中国语言地图集》，Longman(朗文)，1988。